



□ 12  
3073  
1



門 口  
第 30  
卷 1

紅印

A39

口12  
3073  
18



春秋列傳序

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臣之賢否得失  
左傳詳矣然事以附年年以附國未及  
夫人為之傳也至子長史記則稍為之  
傳矣未之能詳也自是古史諸書亦  
踵為之大率子長之緒餘耳獨鄭樵  
氏通志始為加詳然亦未盡也况繁蕪  
冗穢記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

雜寓言以淆真實甚者齊宋大國闊  
畧無徵百里下惠之賢特以附見其謬  
陋亦可見矣尚容恥乎予觀夫梅國劉  
公之為是書本之左氏叅之國語兼采  
夫先秦兩漢諸書互相考訂該括不遺  
允其善可師其惡可鑒與夫一言一行之  
微苟可以風天下與來世者莫不昭然  
可指其事核其文蔚千載之下使人

企跡先民若將物色髣髴而歆畏存焉  
其著述之功真足以補史氏之未及也尚  
得而誣之哉公經綸蘊藉肆於事業而  
勤學博物敦古無倦蓋儒者之雋也方  
今

聖天子大倡斯道以新天下以敦洽文明之  
化則公將晉陟

大廷左右承弼以自効夫股肱耳目之力

將亦有考於斯云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科給事中貴谿丘

九仞書

重刻春秋列傳序

春秋聖經也而傳之者何左氏載其事以翼經也傳矣而復列之者何左氏編年而國與人之事附焉即一人而終始懸隔非竟一編莫能悉故人列為傳以便觀也於戲茲傳出而二百四十二年人臣之是非淑慝披卷瞭然斐尾乎春秋人才一全史矣往大庾劉公為是編凡三閱歲始成綱分彙粹蒐逸舉要人

以國從事以人見參互考訂蓋兼左國史漢與  
灤城夾滌所為書而軼之精者學者誠歎嘆  
墻哲彥耆鏡宵人舍列傳安取衷哉余不  
佞居嘗篤好是書已叨理中山徃徃挈之笥  
中所至輒撥冗諦玩至再即其人思其事恍  
乎若目擊其得失於千載之上未嘗不油  
然以企而慄然以鑒也願其本多漉漫不可  
讀且傳示弗廣何以徵徃範來余私心憾焉

郡伯少虛錢公雅崇文教謂是書闕世道禪  
勸懲謀於余刻之郡齋乃趙守屠君業已  
與三五令長捐俸翻雕殺青甫竟問序於  
余余不文胡能當是役第嘗觀于劉向序  
致國策則大有概于中焉彼謂春秋去古未  
遠其仁義禮樂之化猶流而未滅故騁覲期  
會盟誓歌說多歸于禮讓而佐霸尊周如  
子產向晏之徒率能仗義並立于中國令王

命尚行會享有恥國與民得有所依息焉且  
曰周之流化為大嗟乎此春秋人才所以稱良  
也余與二三大夫刻列傳意固更生旨哉固  
更生旨哉

萬曆己卯長至之吉閔中劉士忠純鄉南書  
于恒陽公署

春秋列傳目錄

卷一

周

富辰

王孫滿

單襄公朝

單穆公旗

萇弘

王孫說

周公閱

劉康公

太子晉

劉文公伯禽赤

老子

內史過

內史叔興

伶州仇

倉葛

卷二

魯

象仲

申繻

公子彊

臧哀伯達

臧文仲辰

臧宣叔

臧武仲紇

襄仲遂

公子季友

季文子

卷一

春秋列傳

季武子宿

季平子意如

季桓子斯

季康子肥

叔孫莊叔

叔孫昭子姑

孟文伯穀

孟獻子蔑

孟僖子纘

子服惠叔

子服景伯何

曹劇

柳下惠

里革

子家懿伯羈

陽虎

公山不狃

梓慎



申豐

卷三

晉

師服

士蒍

申生

荀息

里克

慶鄭

瑕呂飴甥

胥臣

狐突

狐偃

先軫

介子推

陽處父

卻蒍

卻成子缺

卻獻子克

卻至

士武子會

士文子燮

范宣子匄

范獻子鞅

趙成子衰

趙宣子盾

趙文子武

趙簡子鞅

郭偃

羊舌赤

卷四

晉

程嬰

荀桓子林父

知武子荀瑩

荀偃

荀吳

伯宗

羊舌肸

司馬女齊

祁奚

解揚

欒武子書

魏莊子絳

魏獻子舒

士景伯彌牟

韓獻子厥

韓宣子起

卷五

鄭

屈巫

陽畢

郵無正

師曠

史蘇

董因

士文伯

史趙

蔡墨

杜蕢

祭足

叔詹

公子駢

公孫舍之

罕虎

公孫僑

子太叔游吉

燭之武

公孫揮

穎考叔

裨竈

衛

石碯

石祁子

孔莊叔達

孔悝

孔桓子良夫

甯莊子

北宮文子佗

蘧瑗

甯俞

史鮒

孫文子林父

甯悼子喜

子鮮名鱗

卷六

宋

公子目夷

向戌

樂喜

華元

華費遂

孔父嘉

仇牧

魚石

春秋列傳目錄 三

樂大心 仲幾

樂祁犁

秦

百里奚

蹇叔

孟明視

秦后子

卜徒父

醫和

齊

管敬仲夷吾

鮑叔牙

仲孫湫

高偃

國武子佐

杞植

晏平仲

逢丑父

崔武子杼

慶封

陳敬仲

陳文子

陳桓子

陳僖子乞

司馬穰苴

麥丘邑人

卷七

楚

鬬伯比

鬬子文

春秋列傳目錄 六

公子側

葛賈

葛艾獵

申叔時

伯州犂

沈尹成

王孫圉

白公子張

鬬且

鬬辛

伍舉

遠啓疆

申無宇

然丹

公子貞

遠子馮

屈建

囊瓦

沈諸梁

公子申

卷八

楚

得臣

申包胥

觀射父

左史倚相

接輿

鍾儀

吳

季札

伍員

馮由

王孫雒

孫子武

伯嚭

越

大夫種

范蠡

陳

洩治

虞

宮之奇

隨

季梁

曹

僖負羈

曹子臧

蔡

聲子

朝吳

春秋列傳目錄畢



春秋列傳卷一

周

**富辰**周大夫自平王以來王臣皆從君於僭無能為有無獨辰為有立焉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人不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師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錫山錢 晉以德校閱

關中劉士忠純鄉同校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邲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  
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  
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  
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  
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  
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  
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  
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十  
六年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  
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



繒由大奴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忘也由仲任密湏由伯姑鄆由叔妘聘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之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無列於王室鄭伯南或作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狄豺

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狄女聞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叔帶奔齊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

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乃復之至是大叔通於狄后  
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  
以狄師攻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顏叔桃子復以  
狄師伐周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  
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周公閱**太宰孔也初惠王寵庶子叔帶將廢太子鄭以  
立之齊桓公乃合諸侯會太子鄭盟於首止以定其位  
王惡齊侯之病已也乃使宰孔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  
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於是逃歸不盟而齊卒伐

鄭襄王元年齊桓會諸侯於葵丘王命宰孔賜齊侯胾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錫伯舅胾齊侯將下拜孔曰  
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  
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  
拜恐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戊辰諸侯  
同盟于葵丘時晉獻公亦將如會也宰孔先歸遇之謂  
晉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  
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  
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

春秋左傳卷一  
四  
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  
如室旣鎮其薨矣又何加焉吾聞惠難徧也施難報也  
不徧不報卒於怨讐矣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敢奉  
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  
公乃還旣而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  
而汾河涑澮以爲渠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  
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  
勢釋其閑脩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  
昏是歲也晉獻公卒襄王二十二年使宰周公聘於魯

享有昌歆白黑形鹽宰孔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  
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  
獻其功吾何以堪之頃王六年春王崩康王立宰孔與  
王孫蘇爭政訟于晉王使尹氏與聃啓如晉助王孫蘇  
訟晉乃使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王孫滿** 周大夫頃王之孫也襄王二十五年秦師襲鄭  
過周北門左右皆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  
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  
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

敗乎秦師無譎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崤  
獲其三帥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定王元年楚莊王伐  
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  
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郊鄜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劉康公**

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故亦曰王季子定王八年

王使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  
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  
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  
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  
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  
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

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  
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  
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  
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  
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  
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  
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天二子者儉其能  
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  
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

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  
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  
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  
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  
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皆如其言簡王之  
八年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

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太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其不反乎反役成肅公卒于暇

**單襄公**周之卿士也其先食采於單故以為氏定王  
六年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  
道弗不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  
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  
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  
靈公與孔寧儀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不見襄公歸告

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  
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  
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生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  
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  
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  
功待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  
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  
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  
廢先生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

春秋列傳卷一  
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數有圃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

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彛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

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既而陳靈公弑於夏氏楚人入陳陳國幾亡簡王十年晉厲公克楚于鄢陵使卻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相悅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驟稱其伐召公以告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

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倣之以晉而卻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



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蓋也叛國即讐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之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果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子亦奔晉十一年襄公及尹公武公會諸侯于柯陵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其語犯卻犢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犢之譖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見赦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興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故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

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名既喪則國從之晉侯喪  
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  
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  
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  
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  
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  
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  
夫長狄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

逐叔孫僑如明年晉殺三郤又明年晉厲公弑齊人殺  
國武子其後伯輿之獄王叔陳生亦出奔晉晉孫談之  
子周適京師事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  
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利  
必及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  
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  
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  
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  
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

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性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

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襍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

之也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焉是為悼公襄公孫曰靖公晉叔向聘于周發幣於單靖公靖公享之險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勳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宮室不崇器無形鏤儉也身登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勳咨也如是而加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

勳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肅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肅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

蘇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  
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  
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  
也萬年也者今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  
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  
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  
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  
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太子晉**靈王之太子也早卒不得立靈王之二十二年

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  
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  
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  
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庫以鍾  
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  
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  
憂而無饑寒之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  
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  
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

禍亂竝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  
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人之非  
度釐改制量象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  
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䟽川導滯鍾水豐物  
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  
澳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  
燿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  
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  
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

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  
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  
王之後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  
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  
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間之  
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  
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惟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  
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  
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

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  
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  
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  
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  
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  
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饕餮者嘗焉佐  
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旣詩曰四牡騤騤旃旒  
有翻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  
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

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  
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  
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  
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  
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  
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  
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  
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

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勇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欲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順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爲也

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薨之及景王崩王室始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單穆公** 單襄公五世孫爲王官伯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勿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



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公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又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又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

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數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穆公曰不可作重弊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

耳弗及矣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制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親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

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  
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  
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  
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鍾既而鍾不蘇伶州鳩曰王其以  
心疾死乎語具伶州鳩傳初景王有庶子曰子朝有寵  
王與其傅賓孟言將立之伯冼事穆公惡賓孟又惡子  
朝之將奸位也將圖之賓孟告王曰吾見雄鷄自斷其  
尾而人曰憚其犧也五以爲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  
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安用人

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穆公未克而崩

**劉文公伯冼**

名卷劉獻公擊之庶子也事單穆公惡

賓孟之爲人又惡王子朝之將爲亂也與穆公謀以去  
之既賓孟言於王王因田比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穆  
公與摯王竟有心疾崩于榮錡氏不果戊辰摯卒單子  
立盆嗣之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  
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遂伯冼壬戌伯冼  
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

春秋列傳卷一  
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遂奉王以追單子  
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伯蚘如劉單子亡子朝奔  
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伯蚘遂入于王城宰未鞏簡公  
敗績乙亥甘平公亦敗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以王  
如平峙遂如圃車次于皇伯蚘復如劉單子使王子處  
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旴伐皇大敗獲鄆旴  
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  
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友伐之辛未  
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

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伯蚘以王師敗績  
于郊敬王十年伯蚘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  
子遂合諸侯之大夫盟于秋泉令城成周己丑士弭牟  
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伯蚘韓簡子臨之以爲成  
事十四年蚘合諸侯於召陵以侵楚從晉請也旣而無  
功還及臯鼬與諸侯而盟焉時晉將長蔡於衛衛使祝  
佗言於萇弘弘以告蚘蚘與魏獻子謀之乃長衛侯秋  
至自會卒

**長弘**周大夫萇叔也孔子嘗學琴於弘弘異之謂劉文

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龍額是黃帝之形貌也脩肱龜背長九尺六寸是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景王二十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周乃警戎備未幾晉荀吳涉自棘津遂滅陸渾執而數之二十一年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吳念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二十五年王崩子朝爭立

敬王居於狄泉於是南宮極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凶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東王必大克東王蓋謂敬王也二年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其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自是大臣周旋戮力朝竟奔楚弘亦有力也十年弘與劉文公欲城成周告於晉魏獻子爲政說弘而興之遂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焉十

四年晉會諸侯盟於臯鼬弘與劉子咸在時晉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言於弘弘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後叔向數見萇弘于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

**伯陽**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循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早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  
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  
十九年又有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  
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周太  
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然老子隱君子  
也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世家于齊  
焉

**王孫說**周大夫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

聘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語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  
焉其享覲之弊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  
魯執政唯疆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  
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  
善也且財不及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亦  
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乃使  
私問諸魯果請之也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  
蔑爲介其言讓說於是以語王王乃厚賄之

**內**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

內使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  
齊明衰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周  
其民人神饗而民德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  
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  
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  
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可  
苛慝而降之禍故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  
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祝次  
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鶩鴛鳴於岐山其

衰也杜伯射王於鄩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  
神也對曰昔召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丹朱馬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  
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  
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  
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  
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  
帛往獻焉無所祈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  
五令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



年主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  
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  
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  
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茲保庶民親也今  
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  
乎十九年晉取虢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  
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  
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  
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

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  
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  
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  
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  
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莅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  
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  
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  
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即背內外之賂虐  
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

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知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故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敬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摯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殼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疊怵惕保任戒

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大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二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內史叔興**者周大夫也亦曰內史興襄王八年王使叔興聘于宋時有六鷁退飛過宋都宋襄公以問叔興曰

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晉文公之始立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命焉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叔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我成敬王

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今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

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俗**者周樂官也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以爲不可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然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改尚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

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置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得詠之以中

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德若夫匱財用寵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於是復問鍾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

者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間物也細均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鼉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

辰在斗柄星在天電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逮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電及祈木者有逮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長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鷄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九神人以數合之以蔽昭之數合蔽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蔽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

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蕃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王嘉其言而不用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噐民備樂之則爲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

春秋列傳卷一  
三十一  
曰爾老耄矣何知伶州鳩退而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五年王崩鍾不蘇

**倉葛**陽人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

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視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度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其何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春秋列傳卷之一終

無不... 春秋列傳卷一終

此不... 春秋列傳卷一終



